

荐阅 书单

《朴素的低音号》

《朴素的低音号》共分为湖畔的绊脚石、银河系、留给外星人的信和从秋天来到夏天四辑，共收录诗人2016年至2017年之间创作的一百多首诗。北岳文艺出版社为了精确展示诗集中的超长诗句，没有采取其他出版社惯常应用的自动转行，而是采用特殊的竖排方式，充分利用纸张的有限空间，将每一行诗句都完整地保存在同一行空间之中，做到了最大限度的对诗人和诗歌的尊重。

对桑克的诗，著名诗歌评论家姜涛认为，“在当代诗人中，桑克自然是谙熟‘修辞’奥妙的一个”，《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认为，“你无法从一个绝对的二元对立的派系上来划分他的诗的属性，比如口语/书面语、民间/知识分子，民族性/世界性……这些用起来很方便的切口，在桑克的诗作面前只能失效。”

桑克1967年生于黑龙江省8511农场，著有多部诗集。曾经获得刘丽安诗歌奖、《人民文学》诗歌奖、东荡子诗歌奖等奖项。



作者：桑克
版本：北岳文艺出版社
时间：2019年1月

《购物凶猛：20世纪中国消费史》

如何理解20世纪中国的历史变迁，既可以从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宏观角度去叙述，也可以从生活、购物和消费等微观视角来完成。从古老的帝国走向现代的社会，繁复纷乱的历史背后，往往有着鲜活具体的社会群像，个体生活方式的改变往往与商业文明的发展密切相关，当然也就与中国人日常的购物观念和消费市场息息相关。我们的生活观念是如何一步步嬗变到今天的模样呢？作为购物的消费行为，是如何与中国本土的进程和全球语境的发展进行互动的呢？

孙骁骥的叙述并不像常见的财经作家那样着重于政策的分析和数据的统计，而是将目光投放在个体生活的购物行为上，去理解我们今日的生活是如何一步步走过来的。在这本购物观念的20世纪消费史通俗著作中，孙骁骥以编年史的叙述方式，重新观看中国人是以何种方式踏入现代社会大门，他梳理了近百年来消费主义在中国的流变和消费者的集体身份的群像。



作者：孙骁骥
版本：东方出版社
时间：2019年2月

《红白机视觉史》

书名是《红白机视觉史》，但其实远没有“史”那么厚重，而是一本编纂出色的红白机资料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到九十年代前中期，游戏机是中国家庭娱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孩子玩儿，大人——甚至祖父母辈——也玩儿；而从英美视角出发的本书表明，这一现象是全球性的。红白机的影响是广泛的，1983年首发于日本，1990年时它在全球的总销量已超过此前所有其他游戏主机的累积销量；它的影响又是深远的，后起的游戏平台有红白机作品的续作，而马里奥兄弟等形象已成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当然，本书也并非没有坏处——它很可能害你再花几百块，去淘宝一台复刻的红白机和500合一游戏卡。



作者：Bimmap
译者：林延平
版本：读库·新星出版社
时间：2019年3月

《我的聂家岩》：

未来故乡的经典比喻和神话

文\本刊特约撰稿 夏吉林

向以鲜诗集《我的聂家岩》，自问世以来颇受业内外瞩目。其现代视角对中国人记忆里关于乡村生活的文化、情感、达道的重新解读，给那段行将消失的历史画卷，下了一场整理和储存的工笔功夫。

《我的聂家岩》文本的中国故乡，似乎正走在这么一个道路之上。

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中，安乐自治者是一个个家庭为细胞构成的田园文化。是那里的风物、仪式、人物、风景、故事、神话、传说，以及在这些要素构造和驱策下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沧桑变化。向以鲜的诗文，试图用一种新角度，去祭奠这一切。

在一个隐秘的语言体系里，故乡是每个人血液的一部分。对故乡的怀想过程中，好像会不断回答“我从哪里来”的问题，这个答案可能不够精确，但也是一种答案，那是生命最初的道场，芳香的道场。

在诗集里那首《香樟树》，相对完备地展现了这么一个道场的四维时空：一棵饱经风霜的千年巨树就是一个村子的人们灵魂的安放处，生死皆在它的周围发生。又由于人们千年的愿力积累，赋予这棵树以保佑者的神格魅力，因此它实实在在成了村庄的风水核心。这么一个人天互动的循环生态链条，如果要用拟人的方式来表达，那就是母亲的怀抱了：

我的睡梦全是仁慈的叶子
全是母亲怀抱一样的影子
香樟树下的世界总是让人放心的
这棵诗意充盈的香樟树，在形而上的意义上，又何尝不是“失乐园”的游子对故乡的渴望和回望呢！至少要用诗歌给故乡留下位置，哪怕只是一棵树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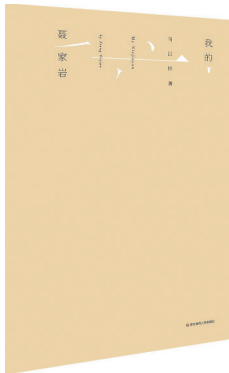
诗歌的究竟根本是什么？我相信“诗言志”的理论，那么“志”又是什

么？志者，心之所之也。心要到达的地方是感情、哲学、宗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不同的诗人有不同的表达能力。诗歌之所以能够抒发人心中的幽微精细的“志”，情感是基础，哲学是路径，而神学才是究竟根本。

《银卷尺》和《闹钟散》分别从父母与时空的四个角度入手，在开放而多变的意象游曳里，体悟生死与法度。父亲和母亲，既是我们的来处又是我们的归途。诗文所现，父亲的银卷尺，可以丈量火热的心与冰冷的物，丈量生命的长度，生死的距离以及轮回的复杂路径。展开又收拢的银卷尺，好似天道变易又周而复始，一如父亲母亲的灵魂和爱，与天同道周而复始。卓越诗篇，须有发自内心深处的痛苦领悟。这把小小的银卷尺，从度量物件、到仁爱载体、到观物方法论、到天道运行、到成为父亲本人，最后回归达道。于情感上是那么的疼痛和不舍，于生命轨迹上又是那么冷酷难以逃脱。

另一首写母亲的《闹钟散》，有异曲同工之妙。《银卷尺》从空间入手，返回时间的深渊；《闹钟散》从时间落笔，却呈现出无限的空间之美。这把银卷尺或圆脸小闹钟，令聂家岩披上白银时代的神秘光泽。这种感情近乎零度的写作，不干扰读者的阅读感受，使一首诗歌，具足了尽可能开放的解读空间和意象，不同的人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共鸣，父母给我们呈现的生命、审美、痛苦与欢乐，都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作者以两个冷峻的金属物件，寓载人们生死与来去的历程，这种表达，有哲学的冷静和神学的圆融。

向以鲜一直都是现代汉语诗坛具有高度识别性的诗人，历史学积累和学者的方法论，令他对故乡审视、批判、挖掘和解读深刻而别出心裁。他



作者：向以鲜
版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从人物、风物及心灵史的外围角度展开自己的大椽之笔，又像锋利的手术刀，庖丁解牛般巧妙地完成眼前物象和表达之间的语言调遣。在鞭辟入里的打量和解构中，让人们透过世像的表面，发现不朽的意义；透过卑微的表象，发现高贵的本质所在（如《牛粪如烟》）。也可以从《乌龙传》《地主罗婆婆》里发现同样一片土地上所孳生悲悯、艰辛与残忍。

一部诗集的新意在于，它对某种题材的书写具有别开生面的创新意义，并且具有“载道”功能。向以鲜把聂家岩的日月、山河、人物、悲欣等在诗歌里打开、刨解、漂洗、翻新、压缩、收藏，存入我们的记忆传承之中。这就是载道，而且载的是一种行将灰飞烟灭的大道。

《我的聂家岩》见微知著，为失魂落魄的都市人，奇妙地呈现了故乡应有或曾经拥有的精微景致。诗人从文化细胞学的角度，把故乡的干细胞基因提取出来，保存在薄薄的诗集里。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这一幅幅故乡的妙华胜境和乡村范本，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田野调查意义将日益突显。当人们再次谈起故乡谈起童年谈起从前，《我的聂家岩》必将会成为中国关于未来故乡的经典比喻和神话。

诗集出版后，被评为《诗刊》社中国诗歌网2018年度十佳诗集，这也就是想“给故乡留一个位置”的中国诗界一次庄重的选择。☞

《菊与刀》：

描写民族文化的日本简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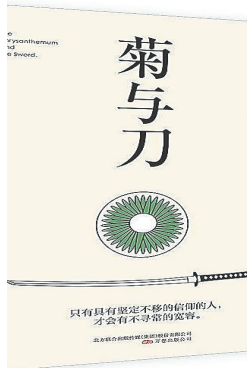
文\本刊特约撰稿 邓勤

美国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正式参加“二战”，其在亚太地区的强劲对手就是日本。战争是绞肉机，是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来不得半点温良恭俭让。要想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就得知己知彼。1944年，美国民族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接受美国政府委托，要完成一份针对日本人的文化分析报告。但如果只是纸上谈兵的民族研究，她无法接受，这也有违于她的事业发展。基于此，我们才得以在《菊与刀》中找到“战争中的日本为什么要扮演令人发指的侵略者”等所有问题的解答。

在很大程度上，日本人本来就是矛盾的民族，他们十分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也正是本尼迪克特详尽地剖析和调查，《菊与刀》自1946年出版后，立刻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1951年，《菊与刀》被列入日本《现代教养文库》，更被认为是研究日本民族性的重要工具。

《菊与刀》包括战争中的日本人、各得其所、自我训练等13个专题，主要阐述日本人那些被外界期待却被本国人忽视的习惯。本书提纲挈领，探究了日本民族显著的特点。书中陈述的理念来自于街头巷尾的普通日本人，作者希望通过客观的研究，在书中描述日本民族根深蒂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习惯。譬如作者谈到，了解日本人对“各得其所”这个词的看法，是理解这个民族的前提。一个人应该如何看待自己与家人、同事、国家的关系，这些问题在日本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观念体系，该体系又成为日本人对等级制度的信心来源。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描述日本的家庭、国家、宗教、经济等民族习惯，来间接理解他们的生活态度。对日本人而言，一个人的行为是否正当合理，取决于他是否拥护并信任那些明确的规范。与此同时，遵循规范生活也能让



《菊与刀》
作者：(美)鲁思·本尼迪克特
版本：万卷出版公司

他们获得安全感。在日本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孩子，早已于耳濡目染中养成了服从等级制的习惯。进入社会以后，他们会把所学的内容运用到经济生活和政治领域。在他们的认知里，不论一个人是否具备在团体中做出优秀决定的能力，只要对方的地位高于自己，就应该无条件服从安排，这才是“本分”的做法。

本书是一部描写民族文化的日本简史，可以让读者全面了解日本民族的铠甲和软肋。☞